

佚存叢書

增4
863
8



14

木村榮市君
贈此書以為
其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乾上
☷ 乾下

□□事業既備天下皆已利見於在田之日矣故
在天在田所處雖異而利見者不異以龍德之素
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六爻皆言龍九三獨不言龍者蓋九三居下卦
之上有過中之危非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危且
有咎矣若語辭也猶不節若則嗟若之類九三過

中當有咎以其履危守正能自惕懼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三不言龍而以乾乾言之乾即龍之象也四不言龍而微其意於或躍之辭躍者龍之事也三多口而人惟危四多懼而位近君雖以聖德尤所難處其所以无咎者或躍以進德在淵以守位故雖在天在田在人皆隨其適至而在我无成心以此處危懼之地又何咎之有九三九四二爻文王當殷之末世見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者以天德居天位也九五大入得位變化利澤生民天下固後之於在田之日矣今以天德居天位豈不利見之乎二五大入非有異也特所處不同爾故爻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在田則願見在天則既見也說者以二五大入為君臣交利相見豈知九二在田已有君德蓋乾純乎君不取君臣相應之義

上九亢龍有悔

龍潛於地之下見於地之上躍於天之下飛於天之上潛見躍飛未有無其位者上九以陽剛之極

處無位之地窮不知變以至於亢能無悔乎龍者
君象也時窮數極而亢於位非殷之末世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者陽之窮復變而爲一是知陽數窮於九未有
窮而不變者也乾六爻皆九取其能變也乾有至
變之道而上九不知適變之用故聖人於六爻之
後復明用九之義羣龍蓋指六龍言之乾之六龍
惟不以剛爲首則吉蓋上九以剛處上則有悔二
五以剛處中則利見非吉而何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者無限極之辭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乾之所
以大者元也萬物之始無不資於乾之元乃統天
者蓋天猶人之形體乾猶人之精神所以統天者
乾也所以運用形體者精神也天且爲乾所統則
物之資始可知蓋一元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
品彙之物莫不資之以流形流形者形遷如流也
既散而爲雲雨之行施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大
明者離日坎月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之

所終乃月之所始月之所終乃日之所始離日坎
月一終始而六位於是乎成矣此言卦之六位備
坎離也六位既成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之陽以
御天而運行則其爲亨可知乾道之妙循環變化
無一息留而萬物流動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各
正性命於保合太和之際是知萬物之性命乾之
利貞實各正之也萬物之太和乾之利貞實保合
之也曰乃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亨利貞
周流不窮乾何爲哉首出於庶物之上而萬國自
臻於安寧之域未有物之先則言萬物既有物之

後則言萬國謂之萬國者兼民與物言之乾有君
象故言萬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天之運行特象其健
而已故象不曰行乾而曰行健也記曰誠者天之
道天惟其誠故無息自強不息者君子體乾之行
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
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贊六爻之辭當初九潛龍之爻一陽之氣雖動於下羣陰尙盛而處其上然龍本變化姑潛藏勿用以俟時陽本發生今尙微而在下故發生之功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者二陽發見於地之上功漸及物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溥博淵泉無乎不足使賢者皆可俯就愚不肖者亦可企及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合乎中此德施之所以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者健也乾乾者健之至也終日運行無不合乎乾反復周旋無不在乎道故乾乾以法天反復以求中失中則違道矣或躍在淵進

無咎也進者咎之招也九四汲汲於進德而不汲汲於進位何咎之有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而在天大人而居九五之位乃其所也不謂之作而謂之造者明其施爲制作與天同其造化也大人之造旣以契乎乾此所以先天後天而皆弗違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理未有亢而不悔盈而不虛者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數過乎中而不知退滿而致溢其可久乎然自有道者處之則大盈若冲不窮於亢斯可久矣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善用天德者用其變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剛窮而

能變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夫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於人乎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所以全其天德也乾卦爻象之序與諸卦異者易畫於義繇於文爻辭作於周公象象作於孔子篇秩次序各因其世自王弼釋經欲其先後相備乃類而聚之以彖次繇大象次象辭爻辭次大象小象繫於爻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之元配四端之仁豈非善之長乎亨者一氣之通也一氣於此而亨通衆美於此而會聚故曰嘉之會利者一氣之利物也然義以刻制爲事而利不生其間則不和一氣之擊斂乃義之刻制也而萬物莫不說是刻制之中有利乎物者存也故曰義之和貞者一氣之正固也以此爲物之根本則物之歸根者抱夫一以此爲物之根本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物抱夫一然後發生者本焉事貞夫一然後無窮者出焉故曰事之幹也是知貞乃亨利之所終而元之所始猶剝有不食之果升有不息之貞所謂幹也文言而下凡六節或以天氣

或以人事或參天人之義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
諸卦皆無文言獨乾坤有之者蓋乾坤者易之緼
諸卦義皆緼藏於其中亦猶天地之大無一物之
不備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體元而在我則爲仁仁者宜在高位故足以長人
一國施仁則一國愛而戴之一家施仁則一家愛
而戴之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而自有爲
人愛戴推尊之理幽人之歸太王天下之歸于周

者以其有長人之仁而人心惓惓自不容釋猶萬
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君子體乾之亨會聚
衆美斯可以合禮如男女以亨嘉而會合則有婚
姻之制少長以亨嘉而會合則有鄉飲之序君臣
以亨嘉而會合則有朝聘之儀是嘉美之會足以
合禮文之盛猶萬物相見乎離而離爲文明也說
以使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七月
之一詩東山之四章忘勞忘怨之義也先王之於
民勞之所以逸之殺之所以生之故能殺之而不
怨利之而不庸此利物足以和義之意猶萬物彫

瘁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
不正則事變得以搖之謀而不正則異議得以屈
之守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故曰貞固足以幹
事猶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體此四
德而在我則我之四德卽乾之四德故曰乾元亨
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未見知於時然聖人存其在我者而知
與不知非所計也故遯世無悶聖人無心於隱顯
而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無悶道在所樂則行之
而不疑道在所憂則違之而不顧憂樂一徇乎道
而從違不係乎人確乎有守而不變此勿用而潛
者所養如是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其潛龍之德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居中則位在所略而德在所先故以龍德正中言之正中者如日必作夜必息寒必裘暑必絺適其中而無過不及故曰正初之潛三之惕或過或不及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惟二有正中之德而無虧欠不全之處發而爲言則皆中庸之言而無不信制而爲行則皆中庸之行而無不謹著誠去僞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德雖足以善乎世而未嘗有矜伐之心內外交相養如是則輝光日新溥博淵泉大而化之謂聖矣則九二雖未有君人之位已有君人之德矣故聖人特引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以君德稱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處人道之危而能無咎者進德修業而已忠信也者所以爲進德之階修辭立誠所以爲居業之地然進德修業初無定法知至者已至之功也知終者未至之功也知其已至者既能至之非見

幾之明者能之乎知其未至者復能終之非擇義
之精者能之乎如是則以此處上雖受天下而不
爲泰吾何驕以此處下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吾
何憂德業兩盡而驕憂兩忘雖處危厲而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
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上下無常以其位言之也進退無恆以其心言之
也上下無常非爲邪以干時進退無恆非離羣以
自利進德修業欲及其時以盡性分之所當盡故
處難處之地而無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萬物聲應氣求各以類從然水流溼而不就燥火
就燥而不流溼雲一於從龍風一於從虎故萬物
皆以類相與非其類者不與也不類於物而能類
物者聖人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物孰能類之惟
其道至公也故於物無私大同也故於物無異萬

物無不由其道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本
乎天者其性親上本乎地者其性親下各從其類
如是蓋不期然而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有位則貴未有無位而貴者有民則高未有無民
而高者上九非無位也以驕於貴而失其位非無
民也以窮於高而失其民非無輔也以亢於上則
賢者安於下而不爲輔又何動而不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微而在下故勿用時舍者時止於此終日乾乾行
其進德修業之事而已或躍在淵自試其德業之
成否飛龍在天則居上而治龍德而至於亢窮不
知變宜其災也乾元用九者四時之運九十日而
變變則復元故乾用九在元窮則變變時通而天

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冬之藏也不固則夏之發也不茂潛藏於始者乃所以振發於後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而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德與時偕行者時乎進德修業故不得不與之偕行也乾道乃革者九四雖未至於飛龍位天德而乾道至此已革矣乾道既革進至於五則飛天矣乃位乎天德者九五天位所以位乎天德出寧之君與時偕極者時既極而不知變是與時偕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乾用九在元九十日而變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元者始

也九十日則復始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合四德而言之乾元不止於始而已由始而亨亦元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性無不利猶人之性無不善人之情有邪有正乾之情則無不正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始者元也美者嘉之會也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乾既無不利則言其所利反不足以盡乾故不言所利大矣哉乃贊明不盡之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故總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以形容之蓋六爻純陽爲天下之至剛剛動不息爲天下之至健潛見躍飛皆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形容乾之一字聖人又發揮於六爻以旁通曲暢其情意一卦六位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六龍者六陽也乾之運用正象乎天六陽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而天下無不得其平則乾之功用博矣敢問純粹精何別姑借米喻之不雜之

謂純去其糠粃之謂粹除其糟粕之謂精又以六爻旁通諸卦初九變爲姤之初六則龍變爲魚九二變爲同人之六二則文明以健九三變爲履卦之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九四變爲小畜之六四則血去惕出九五變爲大有之六五則離明當天上九變爲夬之上六則剛長乃終又以六卦旁通乎六十四卦其意莫不該貫乃見乾之六爻發揮有無窮之義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者德之全也一毫虧缺不足謂之全德旣成

矣而行因之以著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潛龍雖有聖人之鑑基猶待養之而後成隱而未見其德尙微未及於見也行而未成其功尙微未至於成也是知初之弗用非不用也養其德以大其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之德至於中而止學以聚之所以會此中也問以辨之所以擇此中也寬以居之所以守此中也仁以行之所以用此中也故雖在田而有君人之德回問爲邦雍可南面其潛龍之德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介乎重剛之間承乘皆剛而不中故三不免危四不免疑九四於乾道乃革之際尤所難處於此而能自疑知進德而不求進位何咎之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中天地而立稟陰陽粹精之氣而爲人其初未嘗

不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養其小體爲小人則與天地異矣大人者惟能全正大之理抱陰陽之粹故能參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無間蓋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陰陽之變鬼神者陰陽之靈乾之二五利見天地合德也六位具坎離日月合明也行此四德四時合序也潛見躍飛變化不測鬼神合吉凶也夫然後建大中兼三才超乎數而不囿乎數理在我則是我先乎天而天不違乎我理在天則是我後乎天而我不違乎天天時卽元亨利貞運行不息者

以天之大且不我違則人鬼可知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者中之反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上九過乎中不知進極必退存極必亡得極必喪能無亢乎聖人非能有進而無退有存而無亡有得而無喪也惟能體乾之變用剛之正知進知退而不牽於進知存知亡而不囿於存知得知喪而不係於得進退存亡得喪一付之數而在我無成心達時之變

而處之皆得其正如權萬變而衡常平御萬變而中常在曾何亢悔之累哉兩言其唯聖人乎深以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又乎疑辭也言其不止於聖而極於神矣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蓋時有進退存亡而我無得喪所以為聖人也

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說

元者陽用事之始亨者陽用事之終自春徂夏物之見乎離則陽之終始大明矣終始既大明則六爻之位自一陽來復推而上上九六位各得其時

成六位之功既成茲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此

說亦通

坤下
坤上

自一畫而三而六乾則純陽坤則純陰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故元亨之德同乾以剛健為貞坤以柔順為貞故利貞之德異牝馬之貞者乾龍變化極於飛天坤馬柔順終於行地變化者君之象柔順者臣之道牝馬取其健不勝順也

人臣之道患在健勝順牝馬之貞則健不勝順矣
健不勝順則患其柔佞而入於邪君子有攸往則
不至於爲邪矣蓋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健順
兩盡也乾爲馬坤以柔順變之則爲牝馬坤爲牛
離得坤之正性則爲牝牛易之取象旁通不拘王
弼曰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
乃爲牛卽此意也先迷後得主利者牝雞無晨西
雲不雨先則失道而迷女待男行臣待君倡後則
得主而利主猶守也後得主作一句讀以八卦致
用之序觀之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

西南三女之位得朋也東北三男之位喪朋也人
臣貴乎喪朋以事君不貴乎得朋以爲黨安貞吉
者以順爲貞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言其尊有始之義也至言
其極有終之義也大則無方至則有所矣始則未
生終則成形矣蓋月本無光承日之光坤非有元

資乾之元坤之資生所以承乾道之資始坤之厚
載所以合乾德之無疆此坤之元卽乾之元也無
所不容曰含弘無所不達曰咸亨不以惡物而廢
容載者含弘也不以僻陋而廢發生者咸亨也坤
之含弘光大莫不承乾之施而後亨此坤之亨卽
乾之亨也坤爲牝馬卽地之類若良馬老馬乃乾
之類非地類也坤至柔而動也剛牝馬至順而行
則健以健濟順故能任重而致遠行地而無疆此
坤之利貞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柔順而不貞乃
小人之所尙柔順而利貞乃君子之所行也先則

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得朋則陰類
愈盛雖得何益乎東北喪朋進與陽交雖喪何損
乎故得朋則徒與類行而無交感化生之功喪朋
則進與陽交而有君臣會聚之慶故京氏易傳曰
女旣嫁降父之服臣旣仕先公後私言臣妾之道
自其夫與主之外則皆私也人臣而能安於貞斯
可以應地無疆蓋地惟其安於貞故能載華嶽不
以重而壓振河海不以深而洩此地之悠久無疆
也應地無疆則與之同是悠久矣乾之君子行此
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君子安貞之吉則應

地之無疆道不虛行只在人爾坤之一象其致意於貞者二其言無疆者凡三豈非貞固乃其本無疆乃其用至於應地無疆則爲臣之義盡矣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隕乎宅卑者地之勢坤之德則取其至卑而至厚故能載物而無疆乾之大象言健坤之大象不言順而言厚者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自德厚之君子觀之安有毫髮之不順哉故言厚則順在其中而順未必能兼厚也德之薄者驕矜自高傾危必至已且不能自持況載物乎乾之象不言乾乾之德不可盡也惟健其庶幾焉坤不言順者順之爲德未足尙也有坤之厚斯足尙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聖人於陽護其微而戒之於始於陰則防其漸而絕之於終初六微陰始生而曰凝者陰性慘而行疾纔生則凝天地陰陽迭相往來其來必有所自其往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之凝也蓋自此始豈不曰履霜乎特以盛暑之月人不之覺爾馴而致之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

姦臣賊子之禍常萌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非智者孰能察之田氏篡齊來於威公之霸六卿分晉肇於文公之興趙高之姦蓄於始皇之時竇憲之亂始於光武之世司馬懿之禍生於魏武之手五胡之亂基於平吳之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居中得正盡地道者也中則不倚故直正則無邪故方直則不阿曲以從人方則不詭隨以徇物所以充實光輝而至於大也乾之大則極而至於聖坤之直方至於大而止矣入聖則未優爲賢則已至故以直方大言之君子靜而涵養者無非中正動而發見者無非直方蓋惟天下至靜爲能動至柔爲能剛六二居卦之中處地之正宜若靜而不動矣今乃以動言者靜蓋其本而動則其用也以柔居柔宜若諂曲而不能方此言直方者中則直正則方也卦之六爻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故直方之義發於此六二靜而中正動而直方乃出於性之所蘊德之所有及因事發見則皆自然而然非有所習而後能也蓋有所習而利則所見

於所習習則利不習則不利不習無不利者皆出於自然而然果何待於習又何施而不利哉茲所以爲臣道之盛而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內明外晦有章美之才而不自炫曜臣道所當然也三惟含章然後可貞苟自曜其才則失正矣蓋人臣而自曜其才美鮮不爲才美所累者惟養明於晦藏智於愚庶乎其可貞也至於或從王事之際則無以成功自居惟代君以有終而已蓋不盡心於從事則爲不忠不歸功於其上則爲不智必全保身之哲審從事之宜則其含章不發者終於必吐特以時而發則材足以任事智足以達權而其智光大足稱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陰旣長之時君子好遯之日也當危行言遜以包周身之防括結也囊所以藏也斂其才智而韜藏之則是非兩忘毀譽無由至矣天下皆知毀之爲害而不知譽之尤爲害也當小人浸盛之時兩有譽於世取禍之道也乾之潛龍隱而養德將以

致用也坤之括囊退以避禍處於無用也潛龍當一陽之始生括囊當四陰之浸盛所處之位有不

同也而括囊之義爲引身而退者設也若夫立人之本朝而括囊以自全首鼠而兩可特張禹蘇味

道之流爾豈六四之義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首乾坤以嚴君臣之分五君位而坤以臣處之衣在上以象君裳在下以象臣五雖尊位而裳則臣象也乾六爻皆君象故九二在下而曰龍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雖居尊而曰裳黃者土之正色

其文美其性順六五以中德居尊位以順德守臣節寧有不吉哉元吉者自天祐之故曰元吉五以臣道居尊位上不迫而下不疑如伊尹攝政以訓太甲周公攝政以朝諸侯而有辭永世德音不瑕非文在其中而美之至者能如是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六陰極於亥純坤用事之時也一陽雖未生而乾實位乎亥此陰陽氣爭君臣分雜之際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當陰極之時而以龍言之不與陰之意也龍本飛天而澤物今乃戰於原野之間蓋

陰恃其盛而不退以遜陽聖人推陰數之極其道必窮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陽微其勢必爭能無戰乎玄黃雖雜雌雄必決能無傷乎血陰類雖玄黃尚雜而陰有必傷之理故以血而言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用九在元所以大其始坤用六在貞所以大其終人臣之道保其初節易保其終節難惟能安貞於始斯能永貞於後矣乾大其始坤大其終所謂德合無疆也或問坤用六何以配乾用九蓋六者六甲之數也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六甲之數六十日而周故四九三百六十六六亦三百六十此九六之數所以爲乾坤之用也或曰乾坤用九六其數既然矣敢問九六之所由本曰天地之生數五天一天三天五倚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倚之而成六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明九六之本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體剛健貴乎純粹坤體柔順貴乎剛方使坤一於柔而動不剛一於靜而德不方則違牝馬之貞味坤順之義故柔者坤之體剛者坤之用靜者坤

之性方者坤之德用根於體而德出於性以此待陽之倡則後得主而有常以此承天之施則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言其不止於順也必順中者健然後足以承天而時行時行者承天而行時發者從事而發則知坤之行以承天而時行非如乾之行健不息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惡之積非朝夕之故慶殃之來非朝夕之間其所由來者漸矣故積善而成君子易以陽象之及陽氣剝盡而成坤則君子之道有時而消矣然一陽復出而爲震者餘慶之不泯也積惡而爲小人易以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小人之道有時而亡矣然一陰旣始而爲異者餘殃之猶在也善積於前慶鍾於後惡積於身禍及子孫天道好還事理必至猶陰之始凝順而長之則至堅冰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以言六二之正方以言六

二之義然先言正義而後言敬義者蓋地道貴正故以正言之君子體坤之正必敬以直內然後不流於邪僻所以爲正也君子體坤之義斯度宜以方外然後不捨己以徇外所以爲義也敬義並立直方兩全則推四海而準通蠻貊而行其德斯不孤而立矣德至於不孤則其直方之理大矣以之遇事則皆其涵養者爲有素又豈待習而能何不利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邵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六三含章不躍不居其成乃人臣所當然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知斯三者之義則知地道當無自專以居其成有代終以任其勞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通則聖人出而萬物咸亨天地不交則賢人隱而萬物閉塞蓋互文以見義天地變化則微而草木莫不蕃殖況其大者乎天地閉塞則大而賢人尚且隱遯況其小者乎君子於此身隱而名

不彰所以遠害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以陽尚
微坤之六四臣道而隱者以陰大盛君子之隱顯
隨時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言色之美黃中者美在其中也中有至美斯能
達逆順之理而無所蔽故能正大臣之位而無僭
上之嫌居大臣之體無侵君之失有諸中而形諸
外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不可揜豈不為美之
至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立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立而地
黃

疑似也隱盛則似陽勢盛體敵其終必戰為其嫌
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正其名猶未離乎陰之類也
故稱血以示其傷曰立黃者天地尚雜陰陽未辨
也及立黃既判則如天冠地履之不侔豈可得而
雜哉故天立而地黃



震下
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為人道之始必立之君

蒙爲人之幼穉必立之師君子之任與天地並此
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也天地既判以造化之權
付之三男故屯以震坎成卦長男與中男用事也
蒙以坎艮成卦中男與少男用事也自乾坤而下
卦之備坎體者六震主長子之器艮處少男之位
而居中用事極天下之至勞者惟坎而已此一六
所以爲水數天地造化於此而分君子經綸由茲
而始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
經綸蓋知此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爲人道之始故元亨利貞之辭與乾同乾坤易
簡盡於二卦而無遺人道多端雜見於六十二卦
而後備此元亨利貞之理與乾異也屯之元亨謂
當屯之時實有大亨之理屯之利貞謂當以貞固
守正爲利君子於此能固守其正則可以經綸天
下矣震動在後坎險在前屯難方興處康屯之任
者當勿用有攸往往則陷於險而民失所依矣惟
衆建諸侯以司牧之乃康屯之利也易言利建侯
者屯豫二卦蓋天下方屯人心未寧則急於立賢
以牧養斯民天下已豫四方無虞則大封諸侯以

蕃屏王室建侯雖異而所以爲利則一也屯豫建侯皆有震體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於乾而得震故曰始交再索於乾而得坎故曰難生此乾坤之剛柔始交也以六爻言之九五之剛始交乎六二之柔而六二之柔乃有乘剛之難此二五之剛柔始交也大凡陽氣困於陰盛之時君子處於小人未退之際皆爲屯之世也六子之序震爲長子而坎次之屯之爲卦震在下而

坎加焉坎險在前雷雨未作膏澤未降非屯難之象乎大亨貞者於屯難之中固有大亨之理而處康屯之任者必知大亨貞之義蓋雲雷未作雨澤未及物則爲屯雷雨旣作澤已及物則爲解此言滿盈者及其旣亨則必有滿盈之理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蓋草而未齊昧而未明天之造化萬物其始皆然也治之未定猶草而未齊功之未成猶昧而未明此康屯之始也故天造之始草昧而已成之者六子也何爲之有哉君之致治造昧而已何往之有哉然天雖付於六子而其運未

嘗息君雖付於諸侯而其心未嘗寧故人君之康屯不必親往而後有功建侯以代之而已雷雨之動其氣已滿盈乎天地之間物雖未生而已有奮發之意天造之始雖尙草昧而已有絜齊之理人君當草創之始紀綱法度猶未遑立聲明文物猶未大備宜建侯以助安民而不自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乾坤不自任其勞付其用於震坎此雲雷所以爲亨屯之象也然雲布於上雷動於下雖未成澤而震動絪縕之氣已有解散之理此天下所以有待乎君子之經綸以大起於一心惟因性循理無汨其序則有條而不紊矣易以坎爲水爲雨爲泉言其功已及乎物惟屯施未行需須有待獨爲雲象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言其居安桓言其威壯當屯之時弱者不能自立必依於強以有立初以陽剛在下衆心所恃以爲安者磐桓居貞而不敢輕動然屯難方興必衆建諸侯以爲助豈能獨濟乎故繇言勿用有攸往爻言利居貞卽此意也方天地肇判君臣未立鹿

豕狂狂草木榛榛斯民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羽毛
不足以禦風寒爪牙不足以充嗜欲必求其強且
大者而庇焉此後王君公所由立也故聖人推本
建侯之義既言於卦之繇又言於爻之初初九雖
在下然繼乾坤之後居屯難之始濟屯之責實在
乎此則知初之所以磐桓者志於行正而已行正
者出斯民於屯難之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
能以一陽之貴下二陰之賤貴爲卦主故建侯之
辭與繇辭不易互體坤爲衆爲土震爲長子有得
民之象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況於大得民
乎初雖非君位而能大得乎民則有君道矣民捨
此將安歸乎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乎民九五以
剛居尊而尤屯其膏民心無常撫我則后是知屯
之九五不取君位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於此可見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當屯遭之時上應於五乘馬班如而不進者
以其迫近於初九之陽剛然初九非爲己之寇難
乃欲與之爲婚媾而六二守正無與之字育之理

必至十年天地之數周而屯難之數極知五之不可與有爲乃與初有主育之功聖人謂六二之難以其乘初九之剛而迫近之始則守正不字至於十年乃字者反經而合乎道也故曰反常此箕子佯狂爲奴卒爲武王陳洪範之象

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處屯難之時居震動之極貪於所得而不虞後患陰性晦昧不知擇主而從之猶人之卽鹿欲動於中見昏於外但入于山

林草莽之中迷惑失道而已果何益哉若夫君子見幾而作以其往必有咎不如舍之爲愈六三既有往吝之戒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者何也蓋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林中之象又爲止有見幾而止之象君子於此則見幾而作小人於此則往吝而窮惟其所擇而已往吝窮者往則必吝吝猶不改必至於窮吝者有過而憚改之意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與初爲正應初震體爲折足之馬而四乘之猶

班如而不進者必待求而後應也孟子曰仕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六四待求而往故其往則吉無不利蓋往與初九成康屯之功以弘濟斯民則舉天下皆蒙其利矣六四舍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如是乎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九五以剛居尊處屯難之時既不能眾建諸侯與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貞以得民於下又不能親附大臣以資輔佐而使六四乘馬班如以

往應於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澤不加於民此屯其膏之象也小而爲一國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此爲貞則凶豈不有乖於大亨貞之義處屯難之中不能弘濟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爲雲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二之班如待時而字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上之班如果何時耶處屯難之極近屯膏之主是雖泣血漣如以諍之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又何可長哉原其設心爲已計則愚爲君計則忠有比干諫而死

之象坎爲薄蹄之馬上六乘之終無出險之期故班如而不進坎爲血卦泣血言憂傷之深漣如言其續出而不止又乘馬班如欲應六三卽鹿無虞非才妄動之小人至於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艮上坎下

古之學者必有師而盛德之君亦尊道德而師之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尙父成王學於周公皆以萬乘之君而學於其臣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雖幼穉有可亨之理蒙之所以亨者非我求彼必待童蒙求乎我則有可亨之理使其不求而不告之憤悱之機未達玩褻之心已生雖告猶不告也我指九二而言童蒙指六五而言五艮體艮爲少男童蒙之象也我者以道自任之辭周召告成王皆以我稱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筮所以決疑蒙之求我亦所以決疑蒙者精一以筮之教者精一以告之至於再三則其志不專宜其不告也然不告之

告乃所以深告之也利貞者教者學者皆利乎貞
正固精一所以爲蒙之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在前而其下有險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
然險而止者乃所以求其亨通也故蒙有可亨之
道必求其所亨通之地而道達之則蒙者亨矣得
其時中則蒙無所不亨蓋當其可之謂時適其時
之謂中志應者彼求則有志我應之是應其志也

如彼無其志我求以發之彼豈應哉人以精意求
決於我如初筮於神是可告也剛中者誠實不變
也初筮而告之者專一於中無所或撓如其有玩
我之心至于再三則雖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
蒙瀆我而我亦瀆蒙矣蒙至於瀆則適以滋其蒙
爾瀆猶衣之汗瀆久而益滋故瀆有滋意洪範休
咎之證曰聖時風若蒙常風若是知蒙者聖之反
蒙之與聖在乎養不養之間爾蒙以養正如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意加以一毫人爲則非養
正之義於童蒙之初而養其正則渾然天理而不

汨於人爲斯乃作聖之功用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大象坎體言泉惟蒙一卦泉出於山達於江河放乎四海混混然不舍晝夜其孰能禦之君子養源於一性之間及其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必果其行勿使或壅育其德勿使易涸此有本者如是果行育德其終不至於聖不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柔微而在下控侗顛蒙愚而無知者也將

以開發其蒙利用正法以爲之儀刑刑如刑于寡妻刑于四海之刑所以儀刑之者特用以說其桎爾過是以往則吝蓋發蒙之道止於如是不可過也正法者正規矩典刑以示之一說刑如扑作教刑之類乃是發蒙之具若以爲刑殺則非也桎梏顏次仲以爲昏蒙之桎梏此說爲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九二陽剛誠實爲亨蒙之主以我之有餘包蒙之不足蒙指六五童蒙而言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其所以包蒙而獲吉者必待六五謙虛以下於

我如人之納婦先備六禮以下之此納婦之義也
人君以禮而下於我致謙以尊乎道此九二包蒙
之吉由六五能盡納婦之禮而有是吉也則爲之
臣子者始得以負荷其國家之事由其剛柔交接
而然也如湯幣三聘伊尹學焉而後臣然後伊尹
得以任天下之重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學者之義當謹其所從六三於上九正應也然剛
強不率非所當從九二之於六三非應也然九二
爲亨蒙之主義之與比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擇義
而從之猶女子之有行也苟見剛強之夫遂委已
而從之其所守不正所行不順果何所利哉蓋捨
九二亨蒙之主而從上九之正應然上九剛強不
率在所當捨苟往而應之其行若順而實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學者之從師猶陰之順陽月之承日也故以虛從
實則有益六四困而不學不能資誠實之賢以啟
迪其心則愚斯爲下矣吝有憚改之意六四無應
於二而又乘承皆陰故有獨遠實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困而不學者困蒙也謙虛受益者童蒙也古之賢君自處以寡昧退托於未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舉天下片善寸長悉歸諸己江海所以王百谷者以其能下也九五屈至尊而學於九二之臣則不挾貴矣謙冲退托以童蒙自處則不挾長矣有尊道貴德之誠則不挾賢矣如是則誰不輕千里而樂告之以善道順以巽者蓋順巽以入於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過剛而處一卦之上昏蒙之極者也方且強梗而不率怙終而不悛如舜之有苗周公之三監孔子之少正卯在所當擊而不容恕非如初六正法之所能化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為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禦寇也去其強梗不率之上九則上下斯服從其教而無不順矣

☰ 乾下
☷ 坎上

天一生水所以為造化之始乾坎氣交所以致造化之用邵堯夫曰水天無應不成需即此意也乾

下坎上爲需所以象人君下其臣同心相需以成
事功也蒙以待賓師需以合臣鄰人主能尊尚師
傅以道問學又能需臣鄰以成事功則天下之治
以次而舉此需所以次蒙卦之六畫坎中一陽有
口三陽之意六四一陰有阻三陽之意上六一陰
有退避三陽之意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君臣相需以誠意交孚爲先故以有孚爲本中充
是有孚至於光明盛大則亨貞固守此則吉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德既同何難不濟

是知有孚乃相需之本涉川乃相需之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人情處平夷則舒緩遇險阻則危懼蓋投戈散地
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吳越何患異心詩
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知人之涉難必相須以
濟也方坎險在前必有所待是人情危懼之時也
又有乾體剛健之才何向不濟故知險而能有所
待則非險之所能陷也如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

無困窮之理需所以能盡有孚光亨貞吉之義者九五之君位乎天位居所得致需賢以濟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趨適其中故曰正此所以涉大川而利往則必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下所需君子飲食宴樂豈尸位素餐哉必施其澤於民而後已文武燕朋友故舊成王燕羣臣嘉賓其飲食宴樂者皆所以合其歡而盡其心也蓋無事而定交然後有事則可以相助無難而好合然後有難可與其

濟此飲食宴樂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人情將有所爲必有所需三陽在下同心而進以爲九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急於濟也故戒之曰利用恆无咎利用恆者處之若無也夫可濟而不濟則爲失時未可濟而求濟則爲躁進郊者遠於險之地也雖去險尙遠而先事以待之此需于郊之義也惟先事以爲之備而又能鎮靜持重以乘時雍容暇豫以應變酬酢有裕而不

失其常何至於犯難而行哉蓋初九以剛健之才
遇險難之方作而需于郊以待之可謂臨事而懼
先事而防者矣惟處之若無而不失其常所以成
其功於後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而能制水九二剛中近險而能制險二陽
上進陰據其位猶未退聽雖小有言君子不之恤
也蓋君子寧受小人之怒而不願貽國家之患九
二以剛居中優游寬衍而得制險之道今雖有言

終必獲吉故君子於此要其終不計其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泥者水之瀕九三與坎爲鄰故稱泥六四居坎體
之下坎爲盜故有寇盜之象致如春秋致師之致
九三居瀕險之地與三陽相須以濟險寇我之來
由已致之豈容畏避災難在外而能敬慎於內合
三陽以同心協力庶可保其不敗不言有功僅言
不敗者亦臨事而懼之意象言剛健而不陷正指
此也蓋乾體剛健尤戒躁進苟不敬慎以待之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晁錯之削七國庾亮之召蘇峻未必皆非而幾至於覆邦豈非輕躁寡謀徒致寇至而不知敬慎之義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一陰居三陽之上以阻其進然三陽與九五同心相需以濟險非六四之所能阻也及三陽並進一陰不足以敵之而爲之所傷然後下從初九順以聽乎君子之命故雖有需于血之傷而不至於大凶血者陰之傷也蓋小人失勢然後聽命於君子君子雖得志而不害乎小人此爻曲盡君子

小人之情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倚三陽之助成濟險之功能以飲食宴樂固結羣賢之心而不昵比乎六四之一陰其爲貞吉可知矣君臣上下以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如鹿鳴之燕羣臣嘉賓成王之燕及朋友非君臣上下沈湎淫佚之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又酒所以養陽食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心九五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所需如雲上於天以應萬物之所俟需于酒食象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

給之但以中正之德應天下之需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卦二陰皆爲險者也四以君子爲可陷故傷而出自穴上以君子爲可敬故安而入于穴穴者陰類之所安也三陽相需上行有不速之象而上六敬以待之是能棄小人之類以從君子豈不以吉終乎故雖以不仁而在高位而君子無已甚之心猶得以入于穴而未至於大失也蓋君子之於小人固無兩立之勢而未嘗有無小人之心得其

不妨賢不擅命退處於無用之地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已是知小人各爲身謀故臨難不暇相救君子存心以恕雖得志不爲己甚此所以有君子小人之辨以上六之未大失較六四之需于血則大失矣

坎下
乾上

需訟皆以乾坎爲體需則情親訟則情乖交不交之異也故乾坎之氣交通成和則爲需不交而爭則爲訟造化且爾況於人乎屯必有蒙者因人之生而後教也需必有訟者因情之親而後乖也是

知易卦之序皆本造化自然之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卦辭皆首言有孚者需非孚則無功訟非孚則背理窒者抑塞而無所伸惕者戒謹而有所懼得中而止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當人情乖爭之時利見大人以辨曲直不利涉大川以同患難以終其乖爭之情而涉患難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其能免於陷溺乎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之情健而不險則不生訟險而不健則不能訟今也乾剛於上坎險於下上剛則有陵下之心下險則有陷上之意險而遇健訟之所由起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九五一剛自乾而來得中而不過如人之訟以剛而來得中則止而不狃於爭矣君子之於小人中國之於夷狄小而刑獄大而甲兵皆訟也訟無曲直怙終必凶國無小大好戰必危故老子以佳兵爲不詳之器者知訟之不可成也九五大人尚中正之理以聽天下之訟故利見

大人以平其曲直若以此而涉險難則人情乖違
互相擠軋必淪于深淵而後已何所利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下之情其終於乖者未有不始於同乾位乎亥
坎位乎子乾坎同宮其本同也及其行則天上浮
而水就下天西傾而水東注動輒相違而不相合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訟之所由起故作事
謀始則可以息爭訟之端是知天水終違所以有
訟作事謀始所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在易他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處訟之
時人情乖爭則向之相應者反而爲訟矣初六才
卑質柔不勝其位不能訟者也九四恃剛陵已初
不得已一與之辯不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而已當
訟之時雖小有言而不永其事豈不以吉終乎終
吉固異乎終凶然猶待辯而後明不若不爭而自
勝之爲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剛爲險之主九五以剛爲健之主二者角立而不相下所以有訟然乾爲君而在上二爲臣而在下自下訟上非惟力不能勝義亦不克也其邑人三百戶懼禍患之連及故歸而其邑人皆逋竄而去之蓋九二以臣訟君則人之逃已亦無足怪目疾曰膏無謂邑人之逃已爲所見之不明也九二訟上如春秋衛侯與元咺訟之類乾伏坤坤爲土爲邑邑人三百戶本乾體之所有而九二恃險以爭之理既不順勢又不敵此邑人所以逋竄也自下訟上則過患之至自己取之掇言取之易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皆生於貪貪則不足於舊故無涯之欲無時可饜不安分守己以食其舊德必貪人之功以爲己功冒人所有以爲己有倖得躁求以至於訟六三以柔居剛才不勝位不能訟者也故處訟之時人以爭訟爲能己以不爭爲勝舊德者先人之餘澤也上九以剛陵己乃能食其所素有而不與之爭貞者固守其正也厲者惕若自危也斯可保其

以吉終矣至於或從王事則不敢貪天之功以爲
已有無成者不以成功自居也從上則異於訟上
終吉則異於終凶六三一爻在他卦則爲不中不
正在訟則爲不爭善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
適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
不失也

二與五爲敵白下訟上勢不順也四與初爲敵恃
剛陵下理不直也故皆有不克訟之辭況初之辯
已明四雖欲以剛陵之亦無與之爭者苟知其理

之不克反而安於義命之常一變其好爭陵下之
舊習而安夫此理之正則吉矣四之恃剛以陵下
本有失也能安貞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大入爲聽訟之主崇至仁以銷獷戾之習尙
中正以公聽斷之衡善者聞風而自化惡者見非
而不爲文王讓畔讓耕之俗成而訟息於虞芮豈
非無訟之道乎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上九以剛處上健訟之極六三從上而不爭故上九則以訟而受其服或錫者或者之所錫與非以義得之也得以不義失之亦然故終朝之間而奪之者三鞶帶如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鑿與之杜氏注云鞶帶而以鑿爲飭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也鄭伯有功於王而後王以此賜之所以旌其功今鞶帶不出於君錫而出於或錫也不以功受而以訟受命服以章有德以訟受服則人皆鄙而奪之者至矣何足敬哉夫九四恃剛陵下苟能安貞猶可獲吉上九以訟受服雖或三褫僅不足敬惟九二自下訟上犯義命之大戒禍患之至皆所自取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

坤上

訟必有衆赴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卦上體坤互體亦坤坤爲衆不謂之衆而謂之師者取其有紀律而可師法也九二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自二至上有五人爲伍之象初六一陰在後有後殿之象積伍兩以至於卒旅軍師而兵法所由起是知兵寓於農自有成象故聖人神而寓於卦畫之

問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貞爲本丈人老成有德者之稱九二坎中之陽爲卦之主坎應黃鐘之宮律度所自出人君任老成有德律度所自出之人以帥師則有吉而無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不恃其衆而恃其正以我之正而正人之不正則民心歸往而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九二剛中之將有應於六五之君則其委任必專坎爲險坤爲順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非險乎然行險而順乎民心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者知其毒我者乃所以全乎我也如東山之詩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毒民而至於死民猶忘之則民之從也可知毒如醫以毒攻毒孟子曰若藥弗瞑眩疾弗瘳瞑眩所以瘳其疾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見地不見水兵寓於民見民不見兵此

古者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之象容民畜衆者容其
民於無事之時而畜其衆以爲有事之備也又容
民如地中有水含容而無不包蓄衆如水之在地
中蘊蓄而不可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師以貞爲本故於此明師
出以律之義師者出萬死一生之地必有紀律法
度而後出師使師出而不以律雖善戰猶凶況不
善乎如程不識軍行必正部曲擊刁斗而虜不敢
犯李廣極簡易無紀律雖號飛將軍而所向輒無

功蓋善戰者有時而敗紀律法度所以保其不敗
也律謂正其紀律使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周禮大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蓋示其
師出以律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出師之法上六
師之終故言賞功之道所謂初上者本末也於此
可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一陽統四陰於下有五人爲伍之象此伍
兩軍師所從起也行師之道當以闔外之權寄之

大將九二雖處人臣之位實爲一卦之主蓋處大將之任不可以不剛剛而至於過則貪功倖勝殘民以逞非保國之將也九二剛得其中可進則進不必其進可退則退不必其退或攻或守皆不失其中斯可以吉而無咎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所以有城濮之敗人君能任夫在師中吉之賢乃所以承上天寵綏四方之意王三錫命于剛中之賢是乃所以懷保萬邦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將貴專而不貴衆若不專任賢將而以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兵雖未戰而敗徵已見矣其能有功乎春秋以師無功爲敗績如鄢陵之役邲之戰皆以輿尸取凶六三以柔乘剛處九二之上如或任之使衆主其事適以取凶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其左用兵則貴其右者以勇士爲車右則左爲不用明矣春秋謂師再宿爲次左次者次於無用之地也用兵與其躁進以取敗寧若左次而无咎六四陰柔無剛果之才然以陰

居陰亦有貞正之義左次而不輕動雖無非常可喜之功亦不至於失其常度春秋邲之戰晉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士季曰二士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則持重而左次雖未有功亦可保其无咎夫帥師而左次類於逗遛而不進疑有咎也然勢未可進而舍止焉乃未失其故常又何咎之有九二在師中吉无咎六四左次雖未全吉亦可免咎抑九二之次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貴乎有將貴乎專制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所以除民之害也興師以討有罪則似之有禽者罪人斯得也六五陰柔之君慮其擇將之不精任將之不一既使大將帥師又使偏裨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取敗之道也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得進退之中若使諸將衆主之則其任使不當矣春秋邲之敗由任使不當有以致之唐肅宗使中人監軍而李郭九節度之師不戰而自潰此

輿尸所以無功也長子指九二而言弟子指六三
而言聖人於二爻既明示其吉凶之戒復於六五
總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蓋人君之出師自
任將之外無餘事故詳複言之使知懼也自一至
四互體震震爲長子坎爲中男有弟子之象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當用師之後人君策勲而命賞大者開國而爲侯
小者承家而爲大夫豈容小人得廁其間亂生乎
小人如用之而有功必爲他日亂邦之本武王大
封皆錫予善人晉荀吳寧不伐鼓而不使餽間倫
有功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坤下
坎上

師以畜衆比以聯民古者兵民一致居則爲比閭
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故比與師反對師以行險
比以安居下體坤互體亦坤四方有土之君北面
以比于一人之象九五南面而立奄有坤土上六
昏迷獨後其君安得不凶一陽統四陰於上亦有
五家爲比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所以吉者必擇元永貞之君而比之斯可無咎原筮再筮也如周禮蠶之初筮貴乎精專比之原筮在乎詳審元永貞者體元居正而有常者也原筮而得元永貞之君以比之斯可無咎不寧之方莫不來比以求安一夫獨後則凶又易以夫象君人臣而後其君安得不凶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初哀牢夷未嘗交通中國其王賢栗遣兵擊鹿芎鹿芎人弱爲所擒獲於是南風飄起水爲逆流哀牢衆溺死夜虎復出而食之餘衆警賢栗曰我曹人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芎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隆也後四歲賢栗等遂率衆人詣降求內屬此不寧方來也光武初興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底其後皆爲漢所滅此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吉者如輔車相依唇齒相附在下者莫不順從天下所以原筮元永貞之君而比之者以其能制義於上故不寧之方去彼之不寧就此之安寧上有德之可親而爲下所比下知其德之可

親而比之此上下所以相應也一夫獨後則凶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能親地地不能自親乎水君能親民民不能自親乎人君此地上有水比之象先王德澤欲其下流恩波欲其滲漉眾建萬國使之絲繩牽聯總合乎上一人之勢不能徧親乎天下之民故親諸侯而使之推君德澤以致之民是則親諸侯乃所以親民也易大象凡言先王者皆推原其始而言之古者大封以建萬國大賓以親諸侯比以一陽統四陰有五家爲比之象積比閭族黨州鄉而建邦

設都此萬國所由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初六本無應於二然處比之時惟義是比何拘乎應但來其有孚者而比之六二中正有孚者也初六由近而比之捨六四之應而近比乎二若有咎也反以无咎始雖陰虛由能比中正之賢斯有以致盈缶之實缶者虛中有容之器也初六近比乎二六二中正取友必端故復因二以比乎五是他人之應

亦爲己之應他人之善亦爲己之善此爲有他吉也象舉比之初六而言者以初六處比之時不拘於應所以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不拘乎應六二以正應自內而比乎五若私而非私也蓋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所比六二雖自內而比之亦爲正而獲吉夫拘正應而比之若自失也雖有應而不失其中正故亦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拘應而比上六無首之凶是比之非其人也

亦可傷矣傷之一字凶悔吝不足以盡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之應本在初然初六陰虛不足比也能擇義而比之不內拘初六之應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若非正也乃所以爲正蓋陰虛而親比乎賢在下而順從乎上何吉如之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比賢六四雖柔而正故能擇賢而比之蓋惟賢知賢而不賢者雖有賢不比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

顯比者其德顯著爲天下所比顯比而不私其應如昭我周王見休之意民之順從者聽之其不從者不强也三驅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禽之迎我而來者不殺周禮王田則說驅逆之車驅逆者舍其逆我而取其有向順之心也故前禽義所當失邑人雖近而不私於告誡位猶居也九五居上示以正中之德如日之方中四方萬里莫不咸仰舍逆取順則前禽在所當失邑人不誠則近者無所泄所以使天下而歸之中也又位正中也謂

九五處於上不私六一之正應不褻邇不忘遠正得其中而無輕重厚薄之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君爲元首上六處一卦之上而後其君是無首也安得不凶如禹之防風氏周之商奄四國皆比之無首者也其能有終乎

☰ 乾下
☶ 巽上

乾坤肇判屯象物之始生蒙象人之幼稚而君師之分立矣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民而興王之業成矣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

明事君之義履以定尊卑之禮自乾坤而後凡十卦然後經綸之業成十者數之成也小畜下卦三陽皆以剛制人主之非心邪念然不若六四以正道柔行巽入於其心所以口畜君之義而爲一卦之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以小畜大故以小畜名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臣能畜君而納之於善道此小畜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象君臣之情未通故膏澤不下於民於民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卦以六四爲主六四以正道而居大臣之位上下五陽皆有求應之心此小畜之義也然巽而不健則懦而不能強諫宮之奇是也健而不巽則剛愎犯上讐拳脅君以兵是也必健以犯顏而巽以入

之剛以有守而中以濟之然後畜君之志行矣此臣之畜君所以亨也密雲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偏於陰安能致雨貴其往而交乎乾乾位西北陰陽和則雨矣占雨之法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朝看東南東南巽位爲地戶陰也朝屬陽而東南有雲是陽氣交乎陰也故雨暮看西北西北乾位爲天門陽也暮屬陰而西北有雲是陰氣交乎陽也故雨若夫密雲自我西郊而不交乎陽則豈能成致雨之功故曰密雲不雨尙往也往則進而交乎乾陰陽交通君臣道合膏澤下於民矣若夫自西郊則其施猶未行亦不與人臣自專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曰太虛無礙大氣舉之此風行天上之義蓋虛氣生風故風行天上是天爲風所畜也以天之剛健而爲風之柔巽所畜象君子有剛健之資當懿美之以文德彙括其身於道德之中則不盛氣以陵物不悖戾以犯上而剛健者於是乎全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以陽居陽象人臣以剛正之道畜君於其始也當非心邪念之未萌而復之於道使過咎之不

形畜君之義於是爲善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是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者非心邪念之已萌牽之而使復猶不失爲畜君之善蓋牽復而在中則無過剛不巽之嫌猶不至於自失也若牽復而過其中則非惟不能納其君於善道且將有失已之患矣九二牽復在中而不自失如太甲旣立不明桐宮思憂而能處仁遷義是也比初九則大有間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行不中強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不巽則諫之不入如輿之說輻則不能載上而行夫妻側目而相視則不能正其室家乾伏坤坤爲大輿自三至五互體離離伏坎坎爲夫離爲婦爲目巽爲多白眼有夫妻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六四一陰爲卦之主而畜君於上必推誠上通於君使之交孚無間然後傷我者去而惕懼者出矣斯可以免咎血者陰之傷也離伏坎坎爲血卦上合志者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則諫行言聽而膏澤

下於民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推誠以交孚其臣攣如者視爲一體也鄰如
書所謂欽四鄰之鄰以其近乎人主故謂之鄰富
以其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富皆臣鄰之
助使臣鄰之情得以上通而不獨富於道義則君
德資之以進矣同體謂之攣如異體謂之交如此
其別也

上九旣雨旣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當畜君之功未成則以往爲尙及畜君之功旣成
則以征爲凶上九處一卦之上畜君之功成而膏
澤下於民矣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如范蠡扁舟五
湖張良從赤松子遊之類於此而不知止則必危
而前功盡廢矣君子於此所尙者用德以載其君
妻道臣道而不知載上之義雖貞亦危况不貞乎
月幾望猶可保其盈若旣望則計日而虧矣君子
推數之極玩物之理不可復進進則以疑取凶畜
君之義終矣

三三

兌下
乾上

履卦自乾而來以九三變而爲六三則乾變而爲履所謂禮由陰作也故履爲禮而以履虎尾爲名九五乾君有虎之象由初至四自後而履之有蹈虎尾之危初九剛而守正居易以俟命九二剛而得中履道以安常爻皆無履虎尾之辭六三不中不正履虎尾見啞九四以剛處柔履危而知懼上九周旋無虧而元吉在上可不謹於禮乎履虎尾不啞人亨

卦以履虎尾爲名天下安有履虎尾而不見啞者哉蓋人之踐履斯世皆危機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能以禮範周身之防則雖蹈危機而不陷矣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聖人制禮以和柔天下之心凡天下至剛者皆爲禮所屈此柔履剛說應健之義也故在下者安於下而有所不敢校之心在上者安於上而有所不可犯之勢上下之分一定而無犯禮之思雖履虎尾而不見啞所以亨也使爲君而居尊以臨下動皆由禮則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尊位之所疚此其德所以光明也又人之應世不

出於柔必出於剛人以剛健陵我而我以柔說應之是雖履虎尾而不啞人亨若夫以剛應物而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其所病而其德愈光明盛大而不可揜六十四卦惟此言帝位者所以辨上下之分也乾健也疾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則極其尊下地則極其卑自天子之尊以至於一命之士猶天尊地卑之遼邈然其下猶有輿臺阜隸之屬於地之下猶有澤於卑之中猶有極其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履之辨分其嚴若此

故象言天澤而不言天地也君子觀象以嚴上下之辨而定民志使之安其分而無覬覦斯無履虎尾啞人之患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守正動皆由禮安於義命之素而不踰其分守又焉往而有咎哉獨行願者飽仁義而不願乎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而不願乎文繡故爻無履虎尾之辭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得中所履在道而無行險徼倖之心所以有坦坦之安而無履虎之危爻亦無履虎尾之辭幽人貞吉者守其志節而不爲勢利之所移安於幽獨而不爲紛華之所誘久幽而不改其操斯能貞固而獲吉中不自亂者在我有一定之守而不冒沒於富貴貪慕乎利祿人能安分守道如此又安有履虎尾之危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於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柔履剛而無中正之守不能以說而應乎乾果於犯上勇於作亂九五剛嚴在上有虎之威六三自後而履其尾不度德量力而有覬覦之念猶人之眇其目而自謂能視不知其明者幾何跛其足而自謂能履不知其行者幾何此所以履虎尾而不免啞人之凶六三處諸侯之位赳赳武夫爲天子干城可也欲爲大君不可爲其才柔而志則剛好勇而無禮昧說而應乎乾之義或問六三爲卦之主彖辭吉兩爻辭凶何也蓋彖總言乎柔履剛之義爻指言六三之行險徼倖而不能盡乎

此理爻象之辭互相發明自二至四互體有離離
爲目兌毀之有眇能視之象自三至五互體有巽
巽爲股兌折之有跛能履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而志
九四以剛履柔居近君之位處人臣所難處之地
後世謂之櫻龍鱗易象以履虎尾同此意也文王
嘗體此以免商紂之難蓋有犯無隱者人臣事君
之志然視此若蹈虎尾涉春冰之危愬愬者恐懼
不自安之意故始雖危懼終必獲吉而事君之志
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錯對爲夬故其義旁通履以辨分故彖言帝位
而此言夬履九五剛中正而履帝位辨上下以定
民志貴乎剛果而有決使不知貞厲之義尤爲帝
位之所病蓋貞則有不敢自私之意厲則有不敢
自安之心以此履帝位之尊斯不爲所疚而其德
有以當其位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德之基也人之視履由下而上積卑以至高
初九素履九二履道進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

祥於天則其旋元吉可知旋者周旋無虧也必元
吉在上而後大有慶使九仞之山虧於一簣吾未
保其往也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舜舉編集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熙績校正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